

日本精彩 推理小说选

杨军十编译

豆瓣网 当当网 卓越网 腾讯网倾力推荐

RIBEN JINGCAI
TUILLI XIAOSHUO XUAN

八位日本推理大师设下连环谜题
完全犯罪抑或外行演技 等你破解致命一击

日本精彩 推理小说选

RIBEN JINGCAI ④ 杨军十编译

令人大快朵颐的日本推理小说（代序）

推理小说就是侦探小说。“推理小说”这个词源自日本1946年的文字改革。因为日文中去掉了“侦”字，所以日本把“侦探小说”改名为“推理小说”。

日本推理小说的雏形源自江户时代的著名作家井原西鹤，可以说他是日本推理小说的开山人。1689年他模仿中国的公案小说写了一部《本朝樱阴比事》，通过各种案件反映17世纪日本新兴商业资本发展时期的社会风貌，以公案小说的形式描写日本的町人文化。明治维新吹来了强劲的暖风，欧美文化在这股暖风的推动下，有力地撼动了日本，侦探小说也被介绍到日本。在学习西方时代浪潮的冲击下，翻译和改写欧美侦探小说盛极一时。从1923年江户川乱步发表《两分钱硬币》开始，推理小说逐渐盛行，并发展为风格不同的两派：一是注重逻辑推理的“本格派”（即正统派的意思）；二是以神奇、冒险情节、变态心理、渲染阴森恐怖氛围和荒诞不经为特征的“变格派”。从20世纪下半叶起，名家纷呈，佳作不断，以其各异的风格、多样的题材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更由于各种奖项（如日本推理文学大奖、江户川乱步奖、梅菲斯特奖、横沟正史推理大奖、松本清张奖等）的设立，起到了推动和发展推理小说的作用，使推理小说在日本文学界日臻占据重要地位，创作水平始终保持世

界一流，许多优秀作品可以与欧美同类优秀作品相媲美。

20世纪50年代，日本出现了“社会派”推理小说，或称为“社会型”推理小说。这类小说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具有时代特点的题材，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展开故事情节。这种现实主义的清新文风完全改变了传统推理小说脱离现实、以诡异的故事为主要创作导向的基调，形成了不同于欧美侦探小说的独特风格。日本推理小说发展至此，更加成熟，出现了一大批举世瞩目的优秀作家和脍炙人口的佳作。

作为推理小说的主体样式，短篇推理小说在推理小说文本中最具优势。因其篇幅短小、结构精巧、节奏感强等特点，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追捧。而且这样的模式适于结构解谜游戏，也适合猜谜者的思维长度。推理小说大师都是从创作短篇起步，比如江户川乱步、松本清张、森村诚一、西村寿行、西村京太郎、佐野洋、岛田庄司，等等。日本著名的推理小说中，短篇占据很大份额，比如《心理测试》《佐七探案》《埋伏》《追捕》《新干线杀人案》，等等。这些作品所展现的精彩绝伦的构思、娴熟的技巧与冷峻的风格，令人拍手称绝，而且百看不厌，代代传看，成为中文系学生的必读作品。

2009年和2011年，我们曾推出过《日本精彩推理小说选》《日本精彩推理小说选2》《日本精彩推理小说选3》，受到广大读者的拥趸，好评如潮。在众多日本推理小说粉丝的要求下，我们再次推出《日本精彩推理小说选4》，以飨广大读者。本书精选现当代日本优秀短篇推理小说10篇，从不同的作品风格中，读者得以一览日本短篇推理小说的简洁风貌。这些小说的作者都是世界知名的作家，如东野圭吾、宫部美雪、乃南朝、法月纶太郎、山村美纱等。他们拥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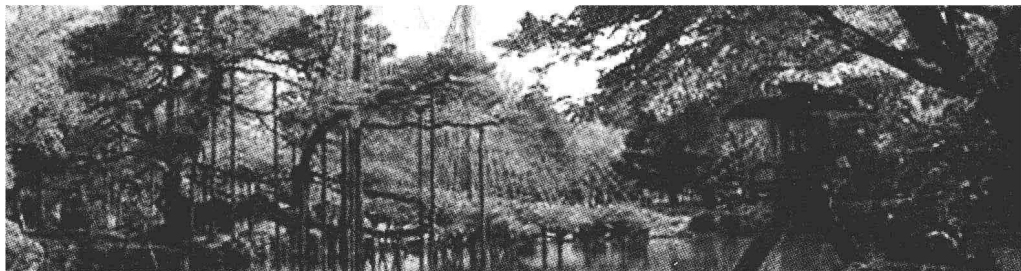
明晰的洞察力和深厚的结构功力，看似小小的一件事，或一桩普通的杀人案件，几经渲染，便可引出惊天大案，或者揪出巨大压力下的都市人变态的、不择手段的、为达到个人目的的杀戮；在撰写故事的同时，作家深刻地批判了社会残酷的现实，并给予针砭和警世。这正是社会派推理小说的独到之处和魅力之所在。读者读完之后，会有一种很解渴的感觉。需要说明的是，作家的写作风格各不相同，读者可以收获完全不同的体验。

喜欢看推理小说的人都有这样的习惯，随着情节的发展，猜测谁是罪犯。而日本推理作家相当了解读者的阅读心理，知道怎样吊足读者的胃口，往往设置多条线索、多个犯罪嫌疑人，让读者觉得似乎每个人都可疑，直至结尾，方能解开谜底。有时我们明明很清楚地知道谁是罪犯，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仍然不能放弃阅读，因为想知道全部的犯罪过程。小说的结局更是时常出人意料，也许罪犯直到最后才上场。总之，推理小说魅力无限，只要拿起来，就永远放不下。

图书市场久违了日本短篇推理小说，我们精心遴选之后，谨以这本有趣的小书献给智慧的你——亲爱的读者。

咖喱

2011年岁末于书斋



目录

- 黑暗中的两个人 1
- 32 完全犯罪
- 我家邻居的犯罪 66
- 104 迷惑的光辉
- 外行演技 129
- 153 无边之夜
- 玫瑰色的谋杀案 173
- 219 六小时后你将死去
- 跳舞的女孩 260
- 279 雪 崩

黑暗中的两个人

东野圭吾

1

这会儿正是明媚的阳光从窗帘的缝隙中照进屋子里的时候。

刺耳的电话铃声突兀地响起来。这让永井弘美本来跳动得很有规律的心脏一下子慌乱了起来。她一下子从被窝里跃起身子，眯起被阳光刺得几乎睁不开的眼睛，找到了桌子上的闹钟，上前按了一下闹铃的显示开关。然后拿到手里看了看时间：原来还不到起床的时间。

这个时间的话……

这会儿正是早晨6点50分。如果是在这个时间，一定是老家的父母或者自己的学生打来的电话。她只好用毛巾被裹好身子，从被窝里起来。她伸手拿起听筒，那感觉就像是拿着一个刚刚从冰箱里取出的东西一样冰凉。

“我是永井。”

她用仿佛没有睡醒的声音说道。

“喂喂。”

听上去这是一个年轻男子犹犹豫豫的声音。果然是学生打来的啊。这个声音自己好像很熟悉。但是名字和长相却一时想不起来。对方一句“我是萩原”，弘美一下子记起来了。

萩原信二说话的声音非常低沉，弘美预感不会有什么好事。

“怎么了？”

对方沉默了一会儿，终于用为难的语气说道：

“弟弟……”

“弟弟？”

“……他死了。”

这次弘美沉默了。她记不得萩原信二有个弟弟。

“是得了病吗？”

“不是。”

信二语气很肯定的样子说道，

“是被杀了。”

“啊！”

弘美惊讶地说道。她握着听筒的手心里全是汗水。

“是被杀的。早晨起来看见他死在了婴儿床上……而且……”

2

当弘美给教务主任打电话说自己要请一节自习课的假，去萩原信二家看看的时候，似乎学校里还不知道这件事。她便简单地把原因对教务主任说了。声音嘶哑的教务主任也非常惊讶。

“但是你去了不是也没有什么作用吗？”

对方这样说道。弘美怔了一下。

“我想今天他受到的打击会很大的。这个时候去看看他，说一句安慰的话也是好的啊！所以我想去一下。”

弘美强调般地大声说道。大概语气都有些气势汹汹的了吧。教务主任一句话也没有说。

——非得这么大的声音吗？

弘美在去往信二家的途中一直这样想着。自己大学毕业后当了

三年的中学教师，但还是第一次遇上这样的事情。当然了，学生的近亲死了，自己也曾参加过两三次葬礼，可这次不一样啊。自己可不是有经验的老教师啊。

信二的家坐落在一大群样式差不多的典型日式建筑风格的民居之中，白色像是西洋风格的墙壁闪耀着光泽。他家的庭院很大，还有可以停放两辆小汽车的场地。但是让弘美知道这是萩原的家的原因不是房屋外观，而是门口停着的好几辆警车。

弘美站在大门口向里面张望着，里面有身穿警服的警官和可能是与事件有关的男人们。在庭院里，还有伏在草丛中寻找着什么的人员。

她犹豫了一下，正好一名警官朝她走过来，询问了她的身份。也许警官认为她向院子里窥视的样子很可疑吧。

自己说出名字后，警官的态度立即变得柔和起来。他马上把信二叫了过来。这样倒帮了自己。弘美这样想到。

很快信二就出现在了玄关处，他的眼睛红红的，但脸色还好。他看见弘美后也没有解释的机会。

“我的房间刚好空着。”

信二小声地说道。

信二的房间在二楼，是一间八叠大的西式房间。在挂着飘动着的淡紫色窗帘的窗户下，有一张桌子。桌子收拾得整整齐齐。地毯一尘不染，墙角的床上也干干净净的。

“你很爱干净啊。”

弘美说道，信二却没有答话。

他打开了电炉子的开关，电炉丝慢慢地亮了起来，颜色也渐渐地变得浓重了。于是他们两个人坐在地毯上，室温慢慢地升了起来。

“你的弟弟……多大了？”

弘美记得他在电话里说过“婴儿床”。

“三个月大。”

信二沉重地说道。

“那……”

弘美在搜索可以安慰信二、让他振作起来的话。因为自己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来的呀。可是她实在想不出什么话。坦率地说，这件事的确太恐怖了。这时，信二仿佛看出了弘美的心思，便开口说道：“老师，您别费心了，我不要紧的。”

听了这话，弘美看了看他的侧脸。

“您来了我就很高兴，而且我还没有那样的真实感觉，所以打击还不那么大。”

“那……我听到这话就放心了。”

信二倒安慰起我来了，弘美这样想到。

信二站起来，走近了窗户，他推开这扇铝制窗框的窗户，指了指左侧说道：“弟弟就在那个房间睡觉。”

弘美来到他的身边，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好像是今早6点的时候吧。我正在床上睡觉，突然听到了哭声。我马上起来去了父母的房间，我看到那个人抱着孩子，像疯了似的哭着。”

“那个人？”

弘美一问，信二便粗暴地关上了窗户。

“就是爸爸的老婆。不是吗？”

他这样说道。

“啊……”

于是弘美记起来信二曾说过，他的亲生母亲几年前病死了，两年前父亲又再婚了。但是她不明白为什么他说“不是吗”。

“通向院子的窗户没有上锁。”信二一边摆弄着窗户上的锁一边说道，“可能凶手是从那里进来的吧。”

“可是干嘛对一个婴儿下手……”

“警察说是因为小偷进来后，惊醒了弟弟哭了起来，于是小偷就在一气之下冲动地杀了他。不过还不清楚是不是这个原因。”

“你父母没有注意到小偷进来？”

“他们房间的门是关着的，弟弟一个人睡。半夜里爸爸和那个人都睡得很死，孩子又反抗不了。”

说到这里，信二毫无感情地说了句：“啊，是这样的。弟弟被勒住了脖子。”

“脖子……”

“嗯。弟弟是窒息死的，警察说的。平常的人看不懂。”

说着信二还做了个勒住脖子的动作。

弘美看着他的动作，想象着婴儿细细的脖子，背后不禁一阵阵地冒着冷汗。她总觉着一个大人伸出手捏住一个婴儿细细的脖子的情景似乎和现实非常的遥远。

“现在你的父母呢？”

信二轻轻地侧过头说道：“啊……我想爸爸是被警察叫去了，那个人也没有醒吧，也许是吓昏过去了。”

这也对啊，弘美想到。

弘美被信二送到了门口，警察们依然在附近转悠着。外面的警车好像少了几辆。

就在这时，一辆白色的高级三厢轿车出现了，它静静地停在了萩原家的前面。随着手刹拉上的声音，汽车的发动机也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了一名三十多岁、高个子的男子。这名身穿灰色西装三件套的男子快步来到了两人身边。

“董事呢？”

他的声音竟然十分年轻。

“在呢。”

信二用下巴向家的方向指了指，用有些轻蔑的口气说道。这名男子好像已经习惯了一样，没有任何表情。他还向弘美这边微微点

了一下头示意了一下，然后朝大门走去。

“这个人……”

弘美一问，信二便一边看着那名男子进了院子一边答道：“公司的人，是爸爸的部下。很优秀的人物啊。”

“哦……哪里优秀？”

“啊？”信二摇了摇头，“我不知道。”

然后弘美轻轻地拍了拍信二的肩膀。

“好吧。你要坚强一些啊。”

这时的信二表情多少舒缓下来了。

“我不要紧，真的不要紧。”

“这样就好……”

弘美在叮嘱了信二后就离开了。她看到信二比自己想象的要好一些后，真的放下心来了。但是弘美也注意到信二的眼睛是红红的，恐怕是面对弟弟的突然死亡也痛哭了一场吧。

“绝不能放过这个凶手！”她看着地上自己的影子对着未知的凶手恨恨地说道。

3

弘美回到了学校，关于信二家的传闻还没有扩散，但是三年级的班主任们都知道了这件事。教务主任片冈对她说道：“听说是杀人事件哪。”

大家好像等着她落座似的，弘美一坐下，她身边的数学教师泽田就和她说了起来。弘美平时很讨厌这个教师。他总是吧嗒吧嗒地抽烟，而且作为一个男人，却爱打听小道消息。后者是弘美最讨厌他的地方。

“要说萩原的弟弟是个小学生吧？这也太残忍了。”

他黏糊糊地向弘美靠了过来问道。弘美厌恶地躲开他，站了起

来答道：“三个月大。”

她还看了一下泽田的侧脸，他听罢吃惊地张大了嘴，于是弘美的郁愤终于得到了缓解。

她在去上英语课的途中，又被理科教研室的早濑叫住了。早濑的年龄有四十四五岁，个子高高大大的，头发已经半花白了，现在是就业指导部的主任。

“听说对萩原的打击不小啊？”

在走廊里早濑问道。

“噢，倒还没有那么让人担心……”

弘美原原本本地讲了自己见到信二时他的情况。早濑放心地点了几次头：“那就好啊！这个时期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时期呢。”

“是啊……”

现在距离十二月初参加著名的私立高校考试就剩不足两个月了。

“萩原的志愿是私立的 W 高校。这样的话，这个时期对他来说就是非常重要的了。”

“知道了。”

全日本的学生都想考入这所高校，所以从其他县来参加考试的学生也很多。而信二就读的这所中学每年只有一两名学生能够考上。而且以萩原信二的学习成绩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噢，我觉得不要紧的，因为他在以前就准备得很充分了。”

“要是这样说的话，老师还是萩原信二二年级的班主任呢。”

“对，可是这个学生的性格，我到最后也没有弄明白。”

早濑说完，自己就笑了起来。

到了下午，不知道是谁走漏了风声，在学生中间都传遍了信二家的事情。弘美一走到走廊上，就被学生们追着问，弘美只好暧昧地回答学生的提问，并且适当地敷衍着他们。

实在敷衍不过去是在第五节课后，弘美离开教室的时候被三年

级二班的筒井典子截住并追问的时候。弘美知道她是信二的女朋友。

“是真的吗？”

小个子的典子认真地盯着弘美问道。弘美被她的气势压倒了。

“真的啊。”弘美答道。

于是典子的脸一下子变得煞白。她的声音嘶哑、双眼通红。

“我在这之前看见过他家的婴儿……”

“你去过萩原的家？”

“是的，我们还在他家一起温习过……那个小婴儿好可爱呢，和萩原很像的。我一说，萩原君还很认真地……”

典子咬着牙说道。

“那你一定要出席他家的葬礼啊。”

弘美平静地说道，典子默默地点了点头。

弘美回到公寓，打开当天的晚报，知道了目前的调查进展。警方发现了凶手翻过信二家的围墙、穿过庭院的痕迹。室内并没有弄乱，好像凶手开始没有料到屋里会有个婴儿。指纹的鉴别正在进行中，现在还没有什么线索。

——但是不可思议啊。

弘美拿着晚报歪着头沉思着。

——关键的门锁。

弘美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婴儿的房间居然没锁窗户。当然任何人都都有疏忽大意的时候。可做母亲的忘记锁了，这是不可想象的。

——为什么凶手知道锁的事情？或者说凶手进到信二的家时，偶然发现了这个房间没有上锁？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这是事实就是非常不幸的事情了，弘美想到。

4

傍晚6点的时候，萩原丽子被叫去配合警方的调查。当时她还处于受到打击后的慌乱状态，靠安眠药睡了四个小时的觉。但她一起来就大声喊着婴儿的名字，所以无法对她进行调查。

对她的调查是在萩原家的会客室里进行的。

“也就是说——”县警搜查一科的高间用尽量温和的口吻说道，“夫人躺上床的时间是夜里11点的时候，您的丈夫出差回家的时间是12点左右。是这样的吧？”

“是的。”

回答问题的是扶着丽子的萩原启三。他那已经稀疏的头发胡乱地趴在头顶上，脸上的皮肤也已经松弛了，让人感觉他的身心极度疲惫。他回答完后，丽子也无言地点了点头。

对启三的事件调查已经结束了。如果他的证言属实，那么他就是昨天出差本来打算住在外面，可是他的工作令人意外地很早就结束了，然后他因为收拾东西，很晚了才回到家，大概12点左右的时候回去的。

“你丈夫回家的时候，吵醒夫人了吗？”

家中的加热器是开着的，整个房间都很暖和，不需要穿厚的睡衣，所以启三躺到床上的时候，妻子会受到轻微的震动。现在，她那张娇艳的美丽脸庞也变得憔悴了。而且在她开口的时候嘴唇都只是冷漠地动了动。

“是……弄醒了……”

“是啊，那么后来你又很快睡着了？也就是有三十分钟左右吧？”

“也许吧……我记得不太清楚……”

“是嘛，那么当时你还听到了什么响动没有？”

“嗯。”丽子用力地点了点头。

后来警察还问了锁没锁门的事情，她再次呜咽了起来。

“说起来我就很难受，如果我锁好了，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可……”

启三无话了，他深深地皱起了眉头。到现在为止，他一直支撑着瘫软的妻子。

“忘记上锁的事情，是经常的吗？”

“不。”她像回答提问似的，全身都摇了摇。高间刑警反复地问着问题。如过去发现过小偷没有，家的周围有没有出现过像是“踩点”的人，等等。看样子警方是在打探凶手的线索。

“那么最后再问一个——有些失礼啊，你们有仇人吗？是包括你们二位的。”

夫妻两个人相互看了看，好像这个问题在他们的意料之外，所以没有马上回答。过了一会儿启三答道：“是我们的仇人杀了孩子？”

听到对方反问，高间毫无表情地说道：“是啊，这个问题有些残酷，但是你们注意过有没有人记恨你们？”

这对夫妻再次相互看了看，然后启三像是代表两人说道：“我们不记得有这样的人，好也罢坏也罢，我们都不是这里很显眼的人物。”

离开了萩原家的高间和年轻的日野刑警，在他们家的附近又转了转后，朝着车站方向走去。

“这个事件怎么样啊？”

高间撇了撇嘴说道，“是个棘手的案件啊。”

“是啊。”

日野也同意这个观点。

“困难的是，凶手好像是个惯犯。要是恶魔一样的凶手……是很难找到线索的……”

“咱们忌讳这么说啊。”

“是啊，是忌讳啊。可这次也许就得打破这个戒律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只好做个《不许杀害婴儿》的报告作为结论吧。”

“因为找不到凶手？”

“我觉得找不到。”高间皱了皱眉头。

他们收到这个案件的通报时，婴儿的尸体还在那张婴儿床上。他像睡着了一样，但是皮肤已经没有了光泽，全身开始变色。高间是见惯了尸体的，但他还是感到脊背上一阵阵地直冒冷汗。这场面令他记起了以前看过的一部电影——《迷迭香的婴儿》。电影的情节已经淡忘了，但他还记得那个婴儿长得非常丑陋。

“好像被勒住了脖子。”身边传来了法医冷漠的话语。

“噢。”高间回答了一下。他还没有从回忆中走出来。

他想象着捏碎一块柔软的肉块时的感觉，心里不禁一阵恶心。

“我们去周围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高间问道。

日野阴郁地摇了摇头：“很难啊，据推测死亡时间是在凌晨2点到4点之间，那个时间还没有睡觉的人太少了。”

“那就没有线索了。至少目前是这样的。”

高间喃喃自语了一句。

两个人到达车站后，坐上了开往辖区警署方向的车，那里已经设立了搜查总部。

道路上车流不多，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电车里的空座不多。高间歪着身子，一手拉着皮革的拉手吊环一边自言自语道：“真的没有线索了吗？”

“你说什么？”

“就是那扇玻璃窗上的锁啊。他们说昨天夜里忘记锁了，那天正好就来了歹徒。”

“是不是太巧了？”

“你也这么想？”

“可是这样的话，萩原家里必定有内应，就是同谋犯！”

“可能吗？”

日野摇了摇头。